

隨園詩觀——讀詩入門

楊深達

167-174

壹、前言

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，每當與學生共同研究詩詞時，除了欣賞美的詩句，介紹作者時代背景和作詩動機之外，並盼提供前人對詩的品評，教學相長；所以，平常希望能從閱讀詩話評點之類書籍，一則增廣見聞，二則可提供學生讀詩入門，提高學習興趣，於願足矣。

中國有詩話成篇，自六朝詩品始，鍾嶸首開風氣的先河，唐宋而下，詩話評點，已蔚為文人習尚，有清一代，尤其盛行，群家並起，各持主張，或講神韻、或重格律、或言肌理，惜皆力有不逮，流傳未開，影響難以深遠；獨袁枚發為性靈之說，風靡一時，上承司空圖的味外之味、嚴滄浪的興趣妙悟，下開王國維的詞話境界，作用之大、功效之廣，堪稱有清詩話界集大成之人物焉！

貳、袁枚傳略

袁枚，字子才，號簡齋，浙江錢塘人。康熙五十四年生，七歲從史玉瓚讀書，十三歲入泮，乾隆三年，鄉試中舉，四年，又成進士，時齡二十五。外放江南溧陽，擔任知縣一年，移知江浦，後又改調述陽，乾隆十年，任江寧知縣，三年後辭官，卜居江寧小倉山麓，經營隨園，時齡三十四。後又曾出任陝西知縣，思歸之念極重，不久父死，乃趁丁憂回籍，奉母退居小倉山，終不復仕。

袁枚面麻而長，六十多歲猶康健如少壯，雖仕途不顯，但文名很大，與趙翼、蔣士銓並稱為乾隆三大家，與北方紀昀齊名，人稱南袁北紀；袁枚一生，備林泉之清福，享文章之盛名，盡聲色之情慾，凡四十餘載，卒於嘉慶二年，時齡八十二；著作頗繁，計有小倉山房詩文集、小倉山房尺牘、隨園詩話、子不語等十餘種。

參、袁枚詩觀

袁枚所建立的詩觀，主要在於提倡「性靈」，其理論圓融，自成系統，識高而慮遠

，思深而切論，在當代詩壇上，可謂是獨樹一幟的異軍，攻城掠地，終而成爲詩風的主流，諸家無法與之匹敵，惴敬孫九成墓誌中云：「子才以巧麗宏誕之詞動天下，貴遊及豪富少年，樂其無檢，靡然從之，其時老師宿儒，與爲往復，而才辨懸絕，皆爲所摧敗，不能出氣，且數十年。」

袁枚的詩觀，可由正反二面，加以陳述，一則言其所破，一則言其所立，分別對照，殆能知其大概，因爲不破無以廓清，不立無以服人；茲先條舉袁枚所堅決反對的五點：

一反對詩必溫柔敦厚之說：

禮記經解篇云：「其爲人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」後人遂據此以爲創作詩的最高準則，袁枚則不以爲然，並舉詩經內容爲例，有溫柔敦厚，委婉含蓄的一面，也有憤怒怨誹、直言說盡的部分，如果只一味以溫柔敦厚、委婉溫柔含蓄者爲貴，就未免失之偏頗了，因爲人的性情，不只陰柔一端，另有陽剛耿烈的，援筆爲詩，自是不同韻味，因此，袁枚反對詩必溫柔敦厚的說法，他在隨園詩話卷七云：「老學究論詩，必有一副門面話，作文章必曰有關係，論詩必曰須含蓄，此店舖招牌，無關貨之美惡。」

二反對詩必關乎人倫之說：

詩的創作，固然關乎人倫，但並非完全如此；若以人倫爲詩的唯一目的，必使詩成爲正經的奴隸，道德的附庸，而全然抹煞了人的性情。須知詩主達情，情感是詩的生命，性情更是詩的靈魂，捨之不取，詩就奄奄一息，氣若游絲，無藥可救了。

人的情感是多方面的，有莊嚴肅敬的一面，也有輕鬆諧趣的一面，有道德約束的時候，也有恣意任情的時候，都可以形之詩篇，就好像花鳥風月，爲詩的素材，詩人透過敏銳的觀察，與深刻的感受，融情入景，寫就不朽的詩作，不見得完全要與人倫道德有關，故袁枚反對詩必關乎人倫的說法，他在隨園詩話卷二云：「余再誦李文正公昉贈妓詩曰：『便牽魂夢從今日，再睹嬋娟是幾時？』一往情深，言由衷發，文正公爲開國名臣，夫亦何傷於人品乎？孝經含神霧云：『詩者，持也。』持人性情，使不暴去也。」

三反對詩必分期斷代之說：

袁枚以爲，詩宜分優劣，不宜以時代來分判，因而提出「詩有工拙，而無古今」的主張，「詩以道性情」，性情乃千古人心之所同，自不會隨時代而作本質上的蛻變，所以袁枚堅決反對唐詩分期和詩分唐宋。

由風格言，古今詩人也有相同之處，譬如盛唐詩以渾成高妙自然見稱，宋人詩非無渾成而高妙自然者；晚唐詩以雕刻粉琢見病，盛唐詩也有雕刻求工的，不能執一而論；倘設強作劃分，而謂初、中、晚唐詩，俱不如盛唐，或尊唐而賤宋，可說毫無意義。若

以詩的風格技巧變化而論，稱唐詩似酒，宋詩如茶，如此籠統涵蓋，尚差強人意，斷不能以時代來分判詩的優劣，所以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卷六云：「詩分唐宋，至今人猶恪守，不知詩者人之性情，唐宋者帝王之國號，人之性情，豈因國號而轉移哉！……七子以盛唐詩自命，謂唐以後無詩，宋儒習氣語，倘有好事者學其附會，則宋元明三朝，亦何嘗無初盛中晚之可分乎？莊子云：『辨生於末學，此之謂也。』」

四 反對以格調實用論詩：

袁枚反對格律派所持的重格調與尚實用。他以為詩的格調，古今不同，講求格調者必無所適從；格調只是空間架，無補於詩的精神面貌，同時，多重一分格調，必多損一分性情，若無斂才就法的本事，又缺乏開創新格的才分，終將拘忌局限，受到格調的牽制而不能發揮。

格律派由於注重格調實用，仿學古人的形貌，結果失去自己的本真，成了學舌鸚鵡，是袁枚最為非難的，他們一味承襲形式格調，只見句摹字擬，却成了袁枚最不齒的假古人，誠然可悲，有格而無趣，是土牛也，故袁枚在《小倉山房文集》卷二十八云：「夫詩寧有定格哉！國風之格，不同乎雅頌，皐陶之歌，不同乎三百篇，漢魏六朝之詩，不同乎三唐，談格者將奚從乎？善乎楊誠齋之言曰：『格調是空間架，拙人最易藉口。』」

五 反對以考據典故為詩：

清朝乾隆之際，學人重考據，風氣所播，乃至以考據典故為詩，若不如此，則無內容，結果所作之詩，厚實有餘，空靈不足，缺少了性情，所以袁枚力加反對，他在答李少鶴書中云：「近今詩教之壞，莫甚於以注疏夸高，以填砌矜博，據摭瑣碎，死氣滿紙。一句七字，必小注十餘行，今人舌繲口呿而不敢下手，性情二字，幾乎喪盡天良，此則二千年來所未有之詩教也。」

至於用典，本無可厚非，然刻意塗澤裝飾，有傷性情的真美，掩蔽了詩本來的面目，就顯得矯揉造作，非詩的正途了，袁枚在與楊蘭坡明府書中說得最明白：「大抵古人用典，惟恐人知，今人用典，惟恐人不知。……須知詩貴性情，不貴塗澤，文肆而質鏗，古人所戒，……大明大始中，夸用典故，文章遂同抄書，文體大壞。」

以上五點，足見袁枚反對最烈的所在，亂石雜草既清，乃有空地建立其詩學理論，袁枚詩觀，自是以性靈為其主張的中心，此外可稱道的，仍有天才論、詩道廣大論、以理論詩、詩求平易自在等見解，茲復條舉袁枚所極力主張的這五點於後：

一 標舉性靈說：

袁枚論詩，以性靈立說，成為當代詩學理論的中心，性是性情，指情感真摯自然，靈是靈機，指表達靈活精妙；換言之，性情乃創作時的情感狀態，靈機為創作後的表達

成效，二者配合並論，性存於先而靈現於後，詩成而性靈俱出，方為可貴，值得吟哦。

隨園詩話中，寫到詩主性靈的地方，比比皆是，不勝枚舉，如：

「余作詩，雅不喜疊韻和韻，及用古文韻，以為詩寫性情，惟吾所適。」（卷一）

「自三百篇至今日，凡詩之傳者，都是性靈，不關堆垛。」（卷五）

「或稱予詩，專主性情，不得已而逢典故，不分門戶，乃無心而自含唐音。」（卷七）

「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，而後有沈鬱頓挫之作。」（卷十）

由上可知，性靈實係袁枚論詩所堅持的中心主張，毋怪乎時人孫星衍說他是：絕地通天寫「性靈」。

二、注重天才論：

袁枚認為作詩，在於天才，沒有天才，就不能寫性靈，他在蔣心餘藏園詩序中云：「作詩如作史也，才、學、識三者宜兼，而才尤為先。造化無才，不能造萬物，古聖無才，不能製器尚象，詩人無才，不能役典籍，運心靈，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。」

可見在才、學、識三者中，袁枚獨重才，「從古非常之士，未有不根於天授」，他認為天才是詩家的基本條件，強調「骨裏無詩莫浪吟」，詩的創作，在於天才，殆無疑問；不過，袁枚主張天才論，並非不知學識的重要，需要天才，也需要以學力做後盾，需要能夠「入乎其內」，又能夠「出乎其外」，才是極致，才是天才的最高發揮，上乘境界，所以他在詩話卷五中云：「言詩必根於學，所謂不從糟粕，安得精英是也。」

三、詩道廣大論：

袁枚詩論，面面俱到，主要是因為他能體認「詩道廣大」的道理，他屢屢說，才能不能偏廢，詩道甚寬，包容無限，詩話卷三云：「詩境最寬，有學大夫讀破萬卷，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闢奧者；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，偶有一二句，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者；此詩之所以為大也。作詩者必知此二義，而後能求詩於書中，得詩於書外。」

在詩的國度裏，詩家有各層次的人，詩的內容，也可包羅萬有，除甘言外，荒唐語等，亦可入詩，不予侷限；而古時的大詩家，各自建立了不同的風格，或巧、或濃、或淡、各有所長，都應受到尊重，都是後人取法的對象，不宜妄加菲薄，蓋詩境甚寬、詩道甚廣也。

四、論詩以理不以法：

袁枚論詩，有異於常人的地方，即不論詩的法則，但論詩的理趣，他認為法則是死的，泥守死法，「不敢挪移半步」，作出來的詩，那有性靈理趣可言？求形似而失本真，必不為也，詩話卷五云：「宋史嘉祐間，朝廷頒陣圖以賜邊將，王德用諫曰：『兵機

無常，而陣圖一定，若泥古法以用今兵，慮有僨事者。』技術傳：『錢工善醫，不守古方，時時度越之，而卒與法會。』此二條皆可悟作詩文之道。」

所以知袁枚論詩，是以理，不以法，基於理趣，作有系統的理論，使人自悟，免得因為死法例、死條規，而禁錮了性靈，走不出前人的樊籠。

五、詩求平易自在：

袁枚主張，詩以平易為貴，自在為佳，平易而可讀，自在而性靈出，最忘艱澀拗曲，教人難以上口，詩話卷三云：「詩如言也，口齒不清，拉雜萬語，愈多愈厭；口齒清矣，又須言之有味，聽之可愛方妙。」詩話卷一云：「今人作詩賦，而好用雜字僻韻，以多為貴者，誤矣！」詩話卷八亦云：「漫齋語錄曰：『詩用意要精深，下語要平淡。』余愛其言，每作一詩，往往改至三五日，或過時而又改，何也？求其精深，是一半工夫，求其平淡，又是一半工夫；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，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。」

可見袁枚力主持詩尚平易，否則別人不解，五日難傳；詩求自在，自然可愛。

以上五點，足見袁枚建立的所在，雖不能說是袁枚詩觀的全部，也可以顯示出他論詩特出的見解，玲瓏而透關，令人折服。

肆、隨園談詩實例舉隅

隨園詩話體龐而雜，收錄之多，冠於其他，雖強分為十六卷，暨補遺四卷，却未曾區門別科，詳以歸類，內容彷彿隨意所至，信筆所之，或舉他人詩剖析，或引前人言品評，或直陳文道詩理，或閒聊以詩會友，諸如此類，參差其次，殆無定則，許是袁枚提倡性情，隨緣而生的關係吧？

茲舉袁枚談詩實例四則於後，可見整本隨園詩話之一斑：

其一、舉他人詩剖析者：

「毛馳黃咏綠梅云：『聞說綠珠真絕世，我來偏見墜樓時。』歸安有五亭山人者，姓吳名斯洛，咏桐子云：『墮地綠珠人不見，至今但覺畫樓高。』二詩相似；又嘲牡丹云：『蝶使蜂媒齊用力，萬花叢裏看擒王。』可云奇絕。」（卷六）

其二、引前人言品評者：

「王陽明先生云：『人之詩文，先取真意。』譬如：童子垂髻肅揖，自有佳致；若帶假面傴僂而裝鬚髯，便令人生憎。」（卷三）

其三、直陳文道詩理者：

「詩有幹無華，是枯木也；有肉無骨，是夏蟲也；有人無我，是傀儡也；有聲無韻，是瓦缶也；有直無曲，是漏卮也；有格無趣，是土牛也。」（卷七）

其四、閒聊以詩會友者：

「沈永之與余同榜，五十官雲南驛鹽道，乞病歸，途中信來，道生一女；適余生阿遲，二人俱是么豚慕雛，遂相訂爲婚。沈寄詩云：『天留庶境與公嘗，六十逾三學弄璋。』」又曰：『蘭譜同年交最舊，錦綉合璧事尤奇。』」（卷十一）

伍、隨園詩話之地位及其影響

清乾隆何文煥訂集歷代詩話，自梁至明，收編二十七家，各有所妙；至於有清一代詩壇，論地位，則當推袁枚隨園詩話爲首，統領風騷，甚有勝於歷代諸家者；因爲這本詩話，有豐富的內容，有完密的理論，雖略嫌龐雜，然不失其大家的風範，錢默存談藝論云：「此書百年以來，家喻戶誦，深入人心，已非一日，自來詩話，無可比倫。」

正由於隨園詩話的風行，收到了鼓吹的功效，遂造成莫大的影響，談格調者噤聲，論法例者斂跡，國內詩教大興，詩風鼎盛，其影響可謂相當深遠，這本詩話十六卷暨補遺四卷，堪稱近四百年來的壓卷之作！而袁枚堪稱爲集大成的詩宗！

陸、結語

古人云詩理宏濶，談何容易！袁枚志不在官場，意落乎詩中，上承晚唐溫庭筠的才調穠麗、南宋楊萬里的風趣輕俊，而能起異軍於亂兵之中，直抒性情，以唯美至善爲出發點，標舉性靈，崇尚天才，詩論工拙，言理不言法，講求平易與自在，終而建立隨園圓融無縫的詩觀，不可不謂之異數！

袁枚所堅持的每一項論點，不論正面或是反面的，都有獨到之處，使詩離開層層裹布的束縛，而趨於清新輕妙，故其理論，不失爲當代大膽而有活氣的詩說；雖有人如惲敬、章學誠、洪亮吉者，諷譏袁枚「才辨懸絕」、「淫哇纖佻」、「詩如通天神狐，醉卽露尾」，不無故意立論以抗時弊，騎牆投機以調停衆說的嫌疑，但無損於其一代大家的形象。

而今，時序已立冬，隨園縱使無存片瓦，應有芳草悽悽惻惻，依舊眷戀昔日的風華，只是暑寒更替，生生滅滅，不知其幾榮枯矣？而詩話千古流傳，世世代代，多少士子沈吟亢歌，薪傳不絕，亦立言之不朽也！唉！子才，誠才子也，而「性情中人」，惟我與爾乎？

執教之餘，利用暑假至師大國研所進修，期能充實自己，因教授指導，得以勤讀人間詞話、詩品、滄浪詩話校釋、廿四詩品、漁洋詩話與隨園詩話，雖未能洞徹其詳，然茅塞頓開，尤其偏愛袁枚隨園詩話，觸發良多，殷盼青年學子能以閱讀詩話爲讀詩入門，獲益匪淺，此誠拙作之意也。

參考書目

1. 六朝鍾嶸著詩品
2. 晚唐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
3. 宋嚴羽著滄浪詩話
4. 清袁枚著隨園詩話
5. 清王士禛著漁洋詩話
6. 民國王國維著人間詞話

拙作由師大國研所邱燮友教授指導，銘恩於懷。